

禅真后史

序

糜公有言：“佛为朝廷养济院，有功于国。”则亦取其真；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饭藜茹藿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喝偈，作净土津梁。乃俗子扬其波，儒流亦且导其澜，祈悟门于贝叶琅函，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。翻阅参求间，一腔热心已消矣！暨出，实建登，投老林壑，又拾《传灯》余炉，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，依皈拱卫，胥老稚投礼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毅转，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。其间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兹，疲癯可起，奸逆可锄，魑魅可扫；慈悲肝胆、侠烈心肠具备，不尽惨然眉低，断努目态也。则煦煦谈矜恤者伪，而柔刚互连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伪，而晦蒙不蚀者真；汲汲事焚修者伪，而践履沉实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箓，已入圣而脱凡，犹必再试之时艰，以补昔日罅漏，可识真之旨矣！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认贼作子，来金吾、党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导真之竟究，世且丧志望洋，秋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盗于忠良，祛奸慝于禁近。《后史》皆所以补《逸史》未备，所为继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，已作南车之指；猛钳锤于后劲，允为暗室之灯。衷以屡注而逾热，识以久历而逾沉，奇以弥触而弥吐。万鼎不足铭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灏，时花不足斗其艳，朝直不足侔其鲜！人各具眼，应尽恫目挤舌相惊赏，毋饶不佞笔舌也。

时崇祯己巳兰盆日，翠娱阁主人题。

第五十回

为渡银河装蹶蹶摇因方花貌受熬煎

诗曰：

诈蛾装狐计万端，徜徉书室盼青鸾；
偶历月下窥双玉，得附嫦娥入广寒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来金吾西园第五房夫人王玉仙看上了嵇和尚，特唤侍儿毓秀逾墙相招。当下嵇西化将这妮子搂抱，求欢，毓秀慌了，两手推开，极力挣扎。怎当这和尚一手把肩膊搂定，一手扯落下衣，这女子年幼体柔，不能禁受，大声喊叫：“救人！”和尚怕人知觉，只得放下旗枪，两手搂抱，温存一会。这女子兀自哽哽咽咽哭个不住。嵇西化再三抚恤，又于袖内取出一条白潞绸汗巾送了，方得拭泪，回嗔作喜，催促道：“夜已三鼓，不过墙去，更待甚时？”嵇西化周围一看，只见东角佛堂前方，一条烧香的折叠软梯，掇过靠墙放了，扶毓秀上去，爬过土墙，先与王玉仙说了。少顷，那和尚也盘墙而下。二人见了，喜从天降，玉仙携和尚之手同入兰房。叙礼毕，一字儿坐于靠窗胡床之上。嵇西化道：“小僧是方外阍黎，夫人乃瑶台仙子，今夜得亲颜颊，醒耶？梦耶？”玉仙道：“妾身羁于邃室，幽情久而郁然。日前幸睹

丰神，不胜渴想。今不以自献为丑，屈师兄少叙幽怀，莫以恩情容易，日后等闲相弃。”嵇西化下跪道：“小僧寂居书室，何期误入仙宫。此情此德，惟天可表，准拟终身之约，生死不渝。”玉仙纤手扶起，唤毓秀铺设酒肴。二人对饮，四目相视许久，玉仙一腔欲火，按捺不下，对和尚道：“月色已斜，夜将过半，请君就寝，莫负良宵。”此际这秃厮心花也是开的，忙忙地脱卸衣鞋，揭开罗帐，登榻而坐，以候麴战。玉仙令毓秀收拾杯盘，移过卧具，顶门睡了。然后熄灯解衣，跨上床来。和尚两手搂住腰肢。摩烫一回，引的妇人淫心荡漾，欲火如焚，两手去摸那话儿，笑道：“这和尚单会管门，兀敢望中堂出入。”和尚也笑道：“侯门深似海，小沙弥怎敢擅进？”二人一面说笑，渐次挺戈跃马，直捣中坚。这玉仙虽是妓女出身，只与那商人交媾，随后嫁这来老子，更是力量不胜，从来未经大阵。那夜撞入和尚之手，一来阳物伟巨，二则精力强健，三则善于按摩进退之法，自三鼓战至鸡鸣，何止千百余度。弄得这妇人浑身爽快，遍体酥麻，气喘汗淋，头眩口冷，一连丢了两次，连声求告道：“师爷饶我罢！你若再行冲突，浑身皆化矣！”和尚笑道：“今日幸夫人雅爱，恣乐通宵，岂可甘露不施，便行罢手？”玉仙道：“没奈何，权且收兵，待后会了毕心事。”和尚道：“也罢！”便丢了手。玉仙平伸两股，闭目咬牙，昏沉睡去。嵇西化终有家数，两手紧搂香肩，以舌尖舐著妇人上腭，两肚相贴，不敢移动。少顷，玉仙出了一身香汗，渐渐苏醒。嵇西化方才放手，拥抱而卧。玉仙道：“师兄好利害也。天下之乐，莫过于此。今宵奇会，死亦甘心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夫人莫言，且宁神一睡，休伤元气。”玉仙甚觉疲倦，朦

胧睡去。这和尚坐起，叩齿运神，摩热两手，揉擦贤门，然后趺坐，内观反照，以固精气。一霎时，樵楼钟起，野店鸡鸣，嵇西化忙摇玉仙，相别而去。玉仙披衣送别，行至墙边，垂泪道：“师兄一去，未知能继此乐否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不须悲惨，万祈珍重自爱。”说罢，跨桌上墙，踊身下梯，自入书房安息，不题。

再说玉仙自那夜偷会以来，满腹火攒，四肢倦怠，终日昏昏觅睡，饮食不思。凡遇朔望忏悔日期，对天暗祝，愿求下雨，得谐旧约。谁想天公偏是晴日，这和尚朝来暮去，怎好挺身借宿？王玉仙两眼瞧著青天，好生嗟怨，有求雨歌为证：

跌足怨苍天，天不从人愿。仰面瞧太阳，偏生红艳艳。怎得云蔽空，灵隆驱闪电。滂沱雨不休，路不行人面。留下俏冤家，彻夜相留恋。

原来王玉仙自那夜两情欢畅，云雨并施，便自怀了身孕。故来金吾夫妇深信白衣观音灵感，又敬嵇和尚忏悔之诚。奉旨临行，叮嘱夫人照旧式奉待，广求子嗣。夫人向是佞佛吃素的人，见夫人恁般吩咐，愈加信服，心遇朔望、上下二弦、六庚、六甲之日，必请嵇西化到衙内诵持忏悔。嵇西化暗想要与西园五夫人幽会，无便可乘。忽一日在宓妃庙前闲立，只见一跛足和尚化斋，嵇西化蓦然醒悟，计上心来，故意在阶坡上滑了一跌。旁人急搀扶起来，即叫唤脚跟疼痛，忙延外科医人疗治。医人道：“挫跌伤筋，一时未能痊愈，须内服煎剂，外贴膏药，直待百日之外，方能平

复。”这分明是医士骗钱这术，嵇西化顺水撑篙，任医生撮下药饵，令人煎和已好，暗地倾于壁下，只将膏药贴于患处。凡逢出入，必拄拐杖而行。当下却值十月中旬。先一日，来夫人差家僮至宓妃庙接嵇和尚次日早来忏悔，嵇西化道：“贱足偶尔跌伤，不能行动。”家僮道：“待小人与奶奶讲，雇一辆车儿奉迎。”嵇西化颠头道：“你怎知佛门中法度十分严厉？贫僧感蒙你家老爷重托，求子乃一桩大事，若非虔诚感格，怎能佛送仙孩？我若用车马行动，是亵渎圣贤，焉能感应？”家僮道：“奶奶吩咐，毕竟要师太去的。”西化道：“若是他人请，我断然辞却不行。然你家老爷何等雅爱，怎好推辞。”明早待山僧扶杖缓步而来，以全信义。切不可用车马相迎，反招罪孽。”家僮应允去了。

次日，来夫人亲于净室中焚香点烛俟候，直等到申牌时分，嵇和尚才到。见了夫人，双手扶著拐杖稽首。夫人问讯道：“师父何故闪跌了尊足？甚觉竝孱。何不乘车，以自劳苦？”嵇西化合掌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小僧单为著奶奶重托求子，怕什么劳苦？昨日已与盛使讲了，做和尚的若跨马乘车，佛爷怎不嗔恼？”夫人听了这话，愈加敬礼，即忙摆出果品蔬食，对佛忏悔。化纸已毕，又早日已西斜，夫人唤整斋相待。嵇西化辞道：“贱足不便，况且天色将暝，急急回庙，犹虑路黑难行，如再领盛斋，愈加耽搁。”夫人道：“贵寓较远，傍晚难行。适瞧黄历，十七日又是甲子，免不下烦师父诵经，何必往返劳神？暂屈书室中荒宿两宵，十八日早上去罢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如此，足感奶奶盛情。但老爷不在府中，惟恐不便。”夫人道：“何妨？我衙中谁敢他议？师父安心，不须过虑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恁地吩咐，小僧

敢不从命！”夫人唤家僮劝师父用斋，一壁厢铺整床帐衾褥，点灯候寝。夫人吩咐罢，自归内室去了。嵇西化与家僮扯了一会闲谈，不觉樵楼鼓起，皓月当空，连打呵欠，道：“贱体疲倦，已欲寻睡，老哥请自稳便。”家僮闭上角门趑身进去。嵇和尚步出书房，侧耳潜听，四下里人声寂静，把角门儿上了腰拴，依然移过烧香梯子爬上墙去。正待往下便跳，忽见两个妇人携手在花阴下谈笑。和尚忙回身跨落梯顶，探头隔墙黑影中窥觑。这一个就是王玉仙，那一个不知甚人，仔细端详，那玉貌花容，更胜似玉仙一倍。和尚暗忖：“这必是老来第四位夫人了。”黑处瞧那明处，十分详细，正如双珠并玉，岂不爱人？那和尚看了，按不下一腔欲火，焰腾腾烧的遍身炎热、两颊通红，恨不得一碗清水把二美人吞下肚去。又捱了一会，那美人方分手各归卧室。嵇西化俟两下扃门已久，仍旧爬上粉墙，一跃而下，悄悄趑近王玉仙房栊之前，轻轻叩门。王玉仙正欲解衣就寝，忽听击户之声，移灯近前问时，却是嵇西化声音。忙开门放入，却似半天里脱下一件活宝来，两个搂抱做一块，且自亲嘴咂舌，也无暇叙情说旧，急急地上床云雨，直乐至三鼓将绝，方得罢战休兵。二人贴胸交股而睡，和尚道：“毓秀姐为何不见？要夫人亲自开门？”玉仙道：“你兀要问他怎地？那夜被你这天杀的弄伤了阴户，自今卧病不起，终日价啼哭。出家人不惜阴鹭，不管好歹，一例施行，也放出那般利害手段，生擦擦干的他好苦。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我们做和尚的，自有上流下接、从容中度传授的秘诀，不比那村夫俗子，见了一个妇人，极头极脑便干，干的不三不四，便自丢手。这唤做饮酒不醉如同活埋。夫人，这滋味可知道么？”玉仙

道：“你的本事也算做数一数二的了。但没偏滌，弄的这丫头怎样苦楚，教人心中难过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我佛教中说得好：‘偷情不捉鬼，转眼便通风。’比如夫人唤这女子相招小僧，这是他一片热心，何等凑趣！我与夫人被窝中光景，他已瞧得透彻。千年万载，只恁地同心合胆便好。倘夫人有甚苦恼责备之处，他即记仇怀恨，面是背非，等闲露了消息，正唤：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摘下红。’那时逆水挽舟，何等费力！故小僧总截要路，先自滚他下水，使彼混成一体，难对人言。这是禅家秘诀。”玉仙道：“这光景，我尽知道的。但那话儿口子开了，站起时便自蹲倒，两手按定，兀自疼的可怜。这事怎处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不难，我自有灵丹妙药，可以医治，不必夫人尤虑。”玉仙道：“这样我心方安。还有一件，昨闻家僮讲，你跌损了两足，不能举步，谁想进的城来？又幸奶奶留你在此，一来爬的过墙，二则行事时两足何等著力！这事甚为奇异，教人摸不著头脑？”嵇西化将那假跌诡计说破机门，玉仙笑道：“人说出家人鬼计多端，看此形境，实而不谬。”两人搂抱笑了一会，都觉神疲体倦，鼾然熟睡。直交五鼓，二人方才睡觉。嵇西化掀开锦帐瞧看，只见窗外微微明亮，忙披衣而起，衣襟里取出一包末药递与玉仙道：“天晓时可烧滚汤，将此药和入，乘热令毓秀把牝户不住浇洗，旦夕之间，自然平复。今晚夫人慢睡，等候则个。”玉仙道：“千万早来，莫行耽误。”嵇西化叫一声：“夫人安寝。”便起身而走。玉仙忙披衣相送，行至门口，两个对著亮光复相偎相抱，耍了一会，一个闭门觅睡，一个缘墙以归书室。

次日，嵇和尚因闲暇无事，诵了一日《金刚经》。夫人

听了欢喜，说：“这沙门虔心持诵，焉得佛爷不显应呵？”三餐斋供极其恭敬。嵇西化口虽诵经，两只眼珠只望著天色，巴不得日光霎时间滚下山去。坐一会，站一会，走一会，呆一会，天可怜见也有晚的时节！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家僮点了灯烛，搬出晚膳服侍，嵇和尚吃罢，收拾盘碗，闭上角门自去。嵇西化移梯爬过墙来。玉仙引入房，和尚便要动手。玉仙道：“用待夜阑人静，休得恁地性急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盼了这一长日，好生难过。今已亲傍玉体，怎地不趁早干事”还待什么吉时良候？”玉仙笑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你岂不见我卧室一带是五间么？右首两间，乃四奶奶劳氏之房；这左边两间，是我棲止”居中这一间，留为公座。两座花园，都如此置设。这劳奶奶不时到我这里闲谈消遣，这会儿倘惹过来时，老兄如何躲闪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这话甚是。昨晚与奶奶携手在花荫下讲话的，莫非就是那人？”玉仙道：“正是他。你在何处瞧见？”嵇西化道：“昨夜我溜上墙顶，正欲跳下，猛见奶奶二人叙话，蹲于梯上觑已久，俟他走了，方来扣门。奶奶不要怪和尚说，劳夫人玉貌，不减于奶奶花容。那会儿小僧忒煞动火，不要讲什么行云握雨，若得近傍著他，温存半晌，死也甘心。”玉仙变色道：“哦！彼是天姿国色，我乃鄙貌萎容。你在此作甚？可往他房中作耍！”嵇西化慌的跪倒，磕头道：“我的奶奶呀，小僧因话讲话，说到这关目，奶奶为何认真发怒？和尚该剐！该剁！该切！该剜！望奶奶宽恩饶恕。”玉仙抱住笑道：“秃厮起来，我自说耍，何必恁地着忙？”嵇西化两手扯著耳朵，笑嘻嘻道：“奶奶著恼，教小僧措身无地，今得开恩，恰似法场中一纸赦书发到。”玉仙瞪眼道：

“活贼！不要这般假小心，最大胆。我量你那一颗歪心，兀向著那人哩！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嚼舌，出于无心。奶奶恁的猜虑！”玉仙道：“我穿下一只草鞋，在你肚腹走的几个回往，你那贼板肠，岂不省的透彻！”嵇和尚道：“咦！你说，你说，省的我什么？”不知玉仙果参透和尚心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劳夫人梦里簪花摇摇来毓秀灶前说苦

诗曰：

画鼓频催声韵悠，芙蓉遍插美人头；
梦中色相机先露，一段良缘逐水流。

话说王玉仙因嵇西化一言落巧，极赞劳我惜之美，不觉醋心萌动，变色道：“自古说：‘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’那‘死也甘心’四个字，谁教你吐出来的？读书人有三到：‘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。’和尚们有三毒：‘眼毒、口毒、心毒。’你那两个圆秃秃、光溜溜眼珠好生利害，瞧那女人妍媸美恶，不放一毫儿空哩！况我等女眷们，将自己恣容较别人颜色，岂不识的好歹？劳夫人皓齿丹唇，黦发云鬓，丰姿艳冶，肤若凝脂，比我丑陋之姿胜过数倍。不要讲你等男子瞧之羡慕，便我女辈见了，亦自相怜。你讲他玉貌不减于我，是面谀谗言，非知心实话，我焉得不恼？贼和尚，你想是么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不差，字字钻透肺腑，就如活佛一般。小僧怎敢打诳语！委实见了那人，心下有些动态。”玉仙道：“这是不必讲的。你单论我二人容貌，孰为上下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劳夫人乃月里嫦娥，王奶奶是蟾宫仙子。细加评品，纤忽无差。”玉仙道：“一

剷油嘴，可见出家人生成的好巧！罢！罢！你自去罢！今日尚然如此，向后心迹可知。”嵇西化又跪下道：“小僧并没有一言欺蔽奶奶，何故奶奶反骂小僧奸巧？教人实把撮不定。呀！好苦耶！”玉仙笑道：“我家唤你诵经祈子，不教你耽饥受冻，有甚苦呀？”嵇西化呆瞪著两眼，迳不则声。玉仙道：“谁把你做哑狗卖，恁地闭口无言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也没甚话讲，今夜生死，只凭奶奶发挥便了。”玉仙推道：“你去罢，莫在此胡缠！”嵇西化一跤滚倒地上，抵死不动，王玉仙笑做一堆。两个半真半假地缠了一会，不觉已是二鼓。玉仙将和尚搂抱起来，熄灯就寝取乐，不题。

且说来金吾第四位夫人劳氏，当夜吃罢晚膳和侍儿小兰到玉仙房中消遣。行至门首，忽听得有人说笑，侧耳再听，是一个男子声音。我惜悄悄唤小兰趑转居中房内，爬向高处隙中窥觑，将二人耍笑光景瞧得清切。但言语说得轻巧，听的不甚明白。直待灯灭之后，才从后轩趑回房去。令小兰煎茶，小兰道：“夜已深沉，又无客至，夫人煎茶何用？”我惜道：“我一霎时心烦口渴，遍身似火烧一般十分难过，故思茶吃，快快煎来！”小兰道：“好端端出去步月，为何陡生渴疾？莫非罗衣单薄，受了些风寒呢？”我惜叹道：“痴丫头，你省的什么？我这病内热外凉，非伤风露，乃心事不乐耳！”小兰道：“老爷虽然远出，不久便回。夫人何忧尤郁？”我惜怒道：“我身子甚不耐烦，咽喉中干燥欲呕，偏要你絮聒耐烦的不了，可恨！可恨！”小兰不敢做声，且去生火煮茶。

我惜斜倚著小几而卧，不觉朦胧睡去。忽丫环报说：“老爷吩咐，江上芙蓉盛开，已整下酒席于江口亭子上，接

五位奶奶同赏芙蓉，门外停车相候。”我惜不暇妆饰，即出门上车。迤邐行至江口，远看江水滔滔，一望无际。傍岸有一雕花亭子，内中做官的与诸位夫人已在彼饮酒。我惜下车，步入亭中，行礼叙坐。只见岸上芙蓉开的一片通红，如错锦相似。做官的东顾西盼，拥众姬欢饮一回，复大笑道：“静酌的无兴，催花击鼓何如？”合席齐声道：“妙！”唤小厮折下一枝芙蓉花来。我惜道：“花虽折下，无鼓奈何？”做官的将手指著栏杆外道：“兀的不是鼓也？”我惜抬头看时，恰是一个长大标致和尚，手内捧著梆子在那里看花。我惜对做官的道：“那是一个沙门，何云是鼓？”做官的道：“权借彼募缘之梆，为我传花之鼓，有何不可？”那和尚应声道：“小僧愿充鼓吏，三挝遍及花神。”做官的大笑，令传花起鼓。一连传了四遍，这四位美姬皆簪花饮酒。做官的抚掌欢悦，众姬起身劝酒。忽然西北上飞下一块火光，大似车轮，就地滚了几遍，焰腾腾把亭子四围烧著。亭子内众人一哄而散。我惜惊惶，也欲奔走，奈两脚绳子绊住的一般不能移动，心慌胆颤，高声喊叫：“救人！”只见那和尚撒下手中梆子，举起两只褊衫大袖，抄起江水呼呼地泼将上来。顷刻间，亭中之水已过腰胯。我惜大叫道：“不要水了。”和尚应声道：“不用水，你那火怎么肯熄？”不顾前后，把江水乱泼将来。我惜拼命冒水而走，忽然脸上冲著一阵冷水，打了一个寒噤。惊闪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开眼看时，炉火正炎，残灯未灭。我惜欠身而起，小兰捧茶过来。我惜呷了数口，将瓯子放下。小兰道：“适才娘索茶吃，等不的下口。今茶已煎熟，啜得些须，又复停而不用，却是何故？”我惜道：“适者遍身烦热，故思茶吃。偶尔凭几一睡，

便觉寒慄不宁，啜茶反欲作呕。汝可打点外行罢。”小兰忙揭帐拂床，整叠枕褥，薰笼内拿起锦被铺了，然后扶劳夫人进房，各自安寝。

当夜，我惜因心绪恍惚，睡不成寐，暗想：“王玉仙原来与嵇和尚反搭上了，何等受用！那腹中之物，毕竟是佛门之种。我也量这老头子鸡形的鬼厮弄，怎有这样伎俩？不期今晚被我瞧破。那一腔欲火不知怎样焰的利害！我看那和尚温存腼腆，多少情趣！如何能够与他相叙？”追悔道：“他二人顷者笑耍之时，可惜不冲将进去”又转思梦中境界，十分奇异：“莫非这僧家与我宿缘有荏？”因此心坎上撒他不下，颠倒寻思，反覆不能合眼。有诗为证：

梦里机缘著著奇，醒来欹枕暗追思；
甫能遂却风流愿，地久天长永不离。

且说这小兰从幼儿卖与本府，因他伶俐，拨在西园劳夫人房中服侍。此时年已十八，颇谙风情，只为内外隔绝，罕与僮仆相见，倒也是一朵未经风雨之花。夜分窥见隔房动静，因主母烦渴索茶，心下已自洞然明白，故将言语反覆相钓。可见这个丫头亦是在行的人物。当夜也将那把刀儿想了一个更次，终久是未曾下水之船，不过空想一回，便自睡去了。

次日，吃罢早饭，偷空儿蹑入王夫人房内来闹耍。推开两扇门儿，从客座前直进到轩子；转过花栏杆，又从小门边穿到厨房内，静悄悄并没人影。只见毓秀独自一人立于厨下，一只脚搁在小椅子上，斜扭著身躯，低著头炉中煽火。

两个见了，厮唤罢，小兰道：“你在烹甚物件？可与我尝味么？”毓秀道：“罐子内是莲枣汤，姐姐可掏数枚吃吃。”小兰取箸子往罐中一掏，却是几片人参，就将箸子在毓秀头上的打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臭尿精！莲枣在何处？谎的我好。”毓秀哈哈地笑了一声，把那搁起的脚往下一放，便弯倒腰大喊：“死也，死也。”小兰忙扶住道：“妹妹何故恁的疼痛？”毓秀两眼流泪，不住口呻吟叫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拭泪煎汤。小兰复问苦痛之因，毓秀叹气道：“这事难对姐姐讲的。只是我年命该死，受此魔障。”小兰道：“我与恁是一家，有什么病患与我说知何妨？或系沉重，可对大奶奶讲，接医疗治。”毓秀沉吟不答。小兰终是聪明，心头一转，便猜到那话儿地步，冷笑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你这痛处我知之已久，何苦瞒人？”毓秀两颊痛红，佯笑道：“油嘴，你知道我什么？”小兰指著罐子道：“恁煎那独参汤与谁呷呷？”毓秀道：“我家奶奶吃的，管他做甚？”小兰道：“这事瞒的别人，恁能掩得我兰姐耳目？老爷在家时，凡进那一位奶奶房中过夜，次早必煎人参汤与他吃，以补血气。这是旧规俗套，我岂不知？今日老爷远出，你家夫人煎此何用？”毓秀道：“我奶奶怀了身孕，那一日不吃人参哩？”小兰道：“昨晚初更天气，甚人在后轩里和王奶奶笑耍？”毓秀听了这话，半晌无言。自古道：“亏心难做。”毓秀被小兰兜心窝一针两艾，便显出病根来。当下心里暗忖：“机关已露，难以遮掩。”把那向前跳墙来往事迹，备细说与小兰。小兰颠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昨夜我瞧见光景，已揣摩到九分九厘田地，但恁那搁脚的贵恙，我已估度定了，兀自瞒我怎地？”毓秀含羞道：“姐姐是个乖觉之人，我做

妹子的怎好掩饰？我那日……”三个字方才出口，只听见房里夫人叫唤。毓秀忙道：“姐姐且请坐著，待我服侍奶奶吃了参汤，慢慢地告诉苦楚。”小兰笑道：“这是极乐世界，有甚苦楚？我在此候你，快快地来么！”

毓秀笑嘻嘻地拿了独参汤，拐进房里去了。小兰跨马势坐于一条烧火凳子上，闭著两眼，摩想颠鸾倒凤的光景，不住身在凳上摩烫，口里连声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不期毓秀来到，插口道：“庙不如寺！”小兰开眼笑道：“打和尚惯家，只知有寺，焉知有庙？”毓秀也哼哼地笑起来。小兰道：“且休笑话，可将正经事讲与我听。委实为甚地染了病症，不能舒转？”毓秀道：“数月前，老爷在家时，那一日接嵇和尚忏悔，偶因雨阻留于书斋权宿。我奶奶偶瞥见小嵇丰姿雄伟，私心羡慕，令我过墙约彼相会。谁想这秃厮好生极险，抵死留我云云，此际待欲脱走，怎当他两手捺定，上面以舌尖塞进嘴里，却似九龙取水，满口搅得火热，咽喉中嚙不迭津唾。下面一手扯下裤子，拨开两腿，把那研酱槌一般的物件，生擦擦戳将进来，那会儿恨不的往地缝中钻将入去，奈何那秃厮将光秃秃东西抽送个不住，彼时大痛难禁，只得放声啼哭，方得罢手。直待爬过墙来，两腿淋漓鲜血，那话儿上下开了口子，好生苦恼。屈指算来，已经三月有余，弄的人面皮黄瘦，昼夜思睡，流脓淌血，痛不可当，小解时竟似过了一重刀山地狱。前日奶奶对他讲知，与我一包末药煎汤浇洗，渐觉脓血不流，口子长肉，兀有些疼痛不住哩！岂非是宿世冤家，聚成一处？”小兰听了，两脸上红晕胭脂，咽喉中津如泉涌，斜著两只骚眼，没做理会处。毓秀笑道：“姐姐也思索茶吃么？”小兰骂道：“小婆娘夹了鸟嘴！哄的

人热嘈嘈不得过，怎么了帐？”毓秀只是哈哈地发笑。小兰站了半晌，转身去了。毓秀复拐入房内来。玉仙道：“昨夜被小嵇缠至五鼓，遍身筋骨尽皆拆散，头晕眼花，四肢懈怠。这时候正错沉觅睡，几遍价被你笑醒。你与什么人耍乐，惊觉我睡头？”毓秀将小兰夜间窥见的事体逐一说知。王玉仙慌了，追悔道：“若使老爷、夫人知道，这事怎了？”暗中思忖解救之策，令毓秀门前伺候：“小兰行过时，可挽留进来，我有话讲。”毓秀领命，步出门口顽耍。傍午时，只见小兰又趔过来扳话，毓秀一手挽进内室卧榻之前。小兰厮唤了一声，玉仙和衣坐起，执小兰之手笑道：“恁可床榻上一坐。”小兰道：“奶奶跟前，贱婢怎好坐得？”玉仙道：“不妨，恁坐下，我有话讲。”小兰侧坐床边，问：“奶奶有何吩咐？”玉仙道：“适闻毓秀说，恁昨夜窥见我丑事，奶奶可在么？”小兰道：“劳夫人同我在中堂窥见的。”玉仙道：“我与四奶奶情契甚厚，恁就是我儿女一般。凡事遮盖，莫露风声。”小兰道：“奴奴向承五奶奶覆庇，免了几十遍责罚。况系一园居住，怎敢泄露机关！”玉仙欢喜道：“乖儿子，大有线索，我自有关顾恁处。”说罢，令毓秀捧过减妆来，取出一枚镀金龙头簪子、两枚镶嵌宝石戒指送与小兰。小兰道：“婢子无功，怎领奶奶重赏？”玉仙道：“此须之物，不过表情，若不嫌轻，便当收去。”小兰道：“奶奶如此吩咐，婢子不敢不领。”玉仙道：“昨晚劳奶奶瞧见和尚在我轩子中笑耍，有甚话说么？”小兰道：“劳夫人窥见奶奶动静，回房好生嗟叹。初次为心烦口渴，急索煎茶。及至有茶，复言寒燥作呕，停茶不用。奴看其光景，暗有羡慕之心，故种种露出态度，彻夜长吁短叹。今早日色过